

新  
民  
族  
觀

羅家倫著

羅家倫著

新

民

族

觀

上冊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重慶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上海再版

◆(30712)滬報紙

新 民 族 觀 冊 上

定價國幣貳元捌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\*\*\*\*\*  
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 
\*\*\*\*\*

著 作 者 羅 家 倫

發 行 人 朱 經 農

上海河南中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廠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各地

## 自序

歡樂的狂潮，不可淹沒了慘痛的經驗！

當這轉敗爲勝，轉弱爲強的關鍵，也就是我們民族返老還童，起死回生的時機。時機是稍縱即逝的，我們千萬不可錯過！

所以我們對於我們民族表現的各方面，應當重新認識，重新反省，重新估價。

我們要認識過去，把握現在，創造將來。無窮的將來，正由不停的現在帶着悠久的過去不捨晝夜的在實現。

我們不但要認識自己民族，還要認識世界新的環境，新的問題，才能在新的世界中生存和發展。我們要自尊，却不能自大；我們要自愛，却不能自滿。保守之路，通到自滅之門！

我們決不能因緣時會。須知勝利的保持光大者，決不是幸運之兒，而是強健不息的戰士！

當血戰方酣的時候，我曾將對於中華民族與民族性問題，在中央大學以授課的方式，作過系統的演講，前後三年，計經三覆。以後又綜合大意，在當時我主辦的一個新民族週刊上發表過幾篇文章。今年一月間在天山底下，決心重新寫過，成爲這部著作，凡十二章，約三十萬字。這或者可以稱爲一種廣泛式的民族哲學。這是繼新人生觀系統而寫的，將人生問題擴大到民族問題，若是時間可以許我，我還要寫一部新歷史觀，縱論歷史的演化，人類的前途，以完成這個思想的系統。

我對於這部書沒有別的希望，祇希望能小小的幫助熱情純潔的中華兒女，更加認識他是中國人，並且是現代的中國人！

羅家倫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九時，受降日，重慶。

# 目次(上冊)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民族與民族性            | 一   |
| 第二章 | 民族的國家             | 二一  |
| 第三章 | 民族與種族——中華民族血統的混合性 | 三四  |
| 第四章 | 民族與地理環境           | 五七  |
| 第五章 | 民族與人口             | 六九  |
| 第六章 | 民族與經濟             | 一〇七 |

# 新民族觀

## 第一章 民族與民族性

經過長期英勇的抗戰，我們在火的洗禮，炮的吼聲之中，對於自己的民族該重新認識了！以前我們潛伏的，隱約的，有時還是睡眠的民族性，現在也覺醒湧現了！

我們不但要復興我們的民族，並且要重新鼓鑄我們的民族性。

民族是國家的軀幹，民族性便是民族的靈魂！

民族與民族性中許多因素，在初民社會裏未始沒有根苗，但是近代式民族的形成和近代式民族的發揚，乃是近代史上的產品，更是十九世紀以來國際政治裏的狂潮。

誰不愛血統交流，心絃交響的同類？誰不戀幼時生長之地，祖宗廬墓之鄉？誰不願子嗣繁衍，箇箇成材？誰不好習於慣常，生計所託的操作？誰不喜歡不假思索而能通情達意的語言文字？誰願輕易變更安身立命的信仰？誰願任意脫離自己份的政制而仰他人的鼻息？誰願拋棄自己被含煦覆育的文化？誰願毀滅自己榮辱與共可泣可歌的歷史？這一切的一切，誰沒有共同的情感？這共同的情感就是民族狂潮的源流。

我們承認民族構成的因素是複雜的，民族與民族性的界說是難確定的。常時各種因素相摩相擦，更常時相輔相成。有些學者經過苦工的分析，覺得這項界說的難定，於是便持着否定的傾向。這是祇求認識一株的樹，而不看見整個的森林。

但是有作用的政治家或是野心家，却深切感覺到這股潮流的力量，要引導去達到某種的企圖，於是把民族一箇名詞而為解釋，不僅生出種種的誤解，而且鬧出很大的亂子。我們對於民族問題要求全盤而正確的認識，

還得先將有作用的偏見掃除。

以民族就是種族的話，比較最爲普通。種族當然是構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之一，但民族的範圍，決不限於種族的區別，一箇民族可以包含若干種族，一箇種族也常時分散在幾箇民族之中。如法國北部人口與南部人口就分屬於兩箇種族的系統，德國南北兩部人口何獨不然。希特勒爲達到他驕妄的野心起見，於是高唱北歐系（Nordics）人種特別優秀之說，而誇亞里安（Aryan）血統爲聖潔。這真是胡說。血統這筆賬誰也算不清的，歷史上融合的過程太多了。譬如美國的人民都是各處移來的，現在已成爲顛撲不破的美國民族。這次同盟國進攻德國『歐洲堡壘』的三軍統帥艾森豪爾（Eisenhower），一望他的姓，就知道他是德國人的後代！所以民族一不等於種族。

其次就是以語言系統來號召的學說，以爲語言文字可以代表民族的分際。這語顯然是有作用。因爲文化宗教的傳播，常常語言所達到範圍，遠超過民族實力所及的範圍。也有一箇民族用幾種語言的，如瑞士境內，法、德、義三種語言同時通用。在巴爾幹半島、小亞細亞，和前奧匈帝國境內，語言的系統，更複雜了。於是強大的鄰國，各抱野心，想來染指，而藉語文相同，以資拉攏，所謂『泛日耳曼主義』（Pan-Germanism），『泛斯拉夫主義』（Pan-Slavism）乃應運而生。最可笑而荒唐的效顰，莫過於日本。日本的文字是中國傳過去的；換句話說，中國文字是日本文字的祖宗。這不是誇妄的話，是日本人也公認的事實。不說日本文中的漢字，就在今日還有日本人以不成韻的聲調，淺吟低唱唐人張繼的『月落烏啼霜滿天』這首詩。那知道我們並不會想以語言文字的口號，來併吞我們語言的子系，而他們反高揚『同種同文』的飾詞，要併吞他們的祖宗。這真荒謬絕倫！可見民族二不等於語言系統。

在近代史開始以前，有過若干時期，若干區域，其間教權與政權是合一的。某箇民族的全部或大部分人口專信仰一箇宗教，也是經見的事實。英國著名的女王伊利沙白（Queen Elizabeth）還說過：『公民的資格內，包含有教民的資格；不是教民便不成爲公民。』而猶太人流亡遷徙，仍保持他的宗教，乃是爲了要他作民族圖

結的象徵，其間自有沉痛之意義。已往要以宗教信仰爲基礎，想拿伊斯蘭教來建國的就是阿陀曼帝國（Ottoman Empire），終久不能支持。以後青年土耳其黨尚未放棄這箇觀念，一直到凱末爾（Kamel）秉政，才決心擺脫時代落伍的思想，另以民族爲單位而建立新興的土耳其。須知一箇教主的偉大，在於『有教無類』。無論那箇民族都可以信仰他。所以信仰基督教的可以有英國人、美國人、法國人、德國人、挪威人、瑞典人、以及中國人；信仰伊斯蘭教的可以有土耳其人、亞拉伯人、波斯人、埃及人、印度人以及中國人。若是以爲一箇宗教祇限於一箇民族來信仰，或是一箇民族就是一箇宗教的範圍，那也把一箇教主看得太小了。況且每一箇宗教裏往往派別紛歧，常有互相水火的情形。就如基督教裏當年東教宗與西教宗的對峙，不知道造成了多少民族間流血的糾紛。可見民族三不等於宗教。

更有以民族範圍把領土界限來區別的。一箇民族當然少不了一塊棲息所關的領土。不過在歷史上民族的轉移遷徙，常常無定，有時簡直和水的漩渦一樣，所以一塊土地可能爲若干民族所居留。如巴力斯坦本爲猶太人發祥之地，而現在亞拉伯人住在該地的反較猶太人爲多。至於猶太人本身，則情願寄住在幾乎每一箇國家和各處的通都大邑。上次戰前南斯拉夫族分籍六國，波蘭族分隸三國。像歐洲，尤其是南歐，其民族錯綜複雜，犬牙交錯的情形，弄得要謀劃界而不起糾紛，是不可能的事。況且各民族間的分子，在某種環境之下，經過某段期間的同化作用，不是不能變更的。否則美國的領土，可以分裂成無數的小國了。可見民族四不等於領土範圍。

以上所說，乃是闢去一偏之見，誇張之詞，和作用的宣傳。我並不說種族，語言文字，宗教與領土範圍，對於民族的構成和發展不重要。反之，我絕對承認這些因素的重要性，所以我下面還要分段分章，詳細論列。我必須請大家注意的就是不可隨意應用『等號』。『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』。即僅以上面四項而論，難道可舉一項而抹煞其他三項嗎？

箇人的生活是多方的，條件也是複雜的，何況人類進化到某一階段的高級集團，民族。民族好像一個有機

體的組織，包含各種生命的原素，同時也吸收各種生命的養料，無論是物質的或是精神的。民族的形成，決非一朝一夕之故；如現代各個重要民族的出現，決不能和孩子出世一樣，有『年庚八字』可紀，其醞釀結合，正所謂『由來已久』。又好像化合物一樣，把各種原素漸漸的聚在一起，相摩相盪，等到電流通，溶解程度一到，或是化學作用一起，就可成爲一種另具特性的化合物。又因其中某種原素的成分不同，這化合物的特性也不一樣。

無疑義的民族形成，以文化的，社會的，政治的溶解力爲最多。但在歷史上，尤其在初民時代，武力的幫助也很不少，這又何庸諱言。德文有兩句最粗率的詩道：

『你若是不願意做我的兄弟，

我就把你的腦袋軋碎。』（註一）

痛快是痛快，却嫌太野蠻了！倒不如我們中國『不打不成相識』這句話，自有風味。

可是世界上的事不是武力蠻幹可以成功的。文化的和其他的條件，自不可少，而且更屬重要。民族的形成正是這樣。

現在且讓我們選擇九種構成民族的重要因素，加以初步的研究。

（一）種族 我在上面說過民族不等於種族，但是我們不能不認識種族是構成民族的重要因素。民族是人的結合；而人種的差別是生物學，生理學，人類學上的事實。一個民族，就是在初民時代，也常常對於自己的血統，存驕傲之心。不但攀閩人的祖宗，而且攀神，攀『准神』，甚至攀他們認爲最有力量的生物做祖宗。如條頓人自以爲是曼努士（Mannus）的後代，而曼努士是杜斯戈神（Tuisco）的兒子。法蘭克人（Franks）說他們是法蘭霜（Fraenion）的後代；而法蘭霜的父親赫克特（Hector）乃荷馬詩中參加特耳戰爭（Trojan War）裏

（註一）“Und Willst Du nicht mein Bruder sein, So schlag ich Dir den Schädel ein.”

的英雄。在神權設教的時代，統治者尤愛這一套。如中國古史上『履大人之跡』，『吞玄鳥之卵』，也是這一套；不過不如歐洲至今還稱王族的血是『藍血』系統罷了！種族的自尊心，在最初也是保種的一個條件；但其流弊所至，便是驕妄與排外。『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』，乃是不適於現時代的古語。惟有希特勒以亞里安純粹血統的謬見，發生迷信式的種族優越感，才闖下這次的滔天大禍。其實祇要學希特勒、戈林、戈培爾三個人合拍的照片一看，像不像是同出一個血統？血統的混合，在歷史上是習見不鮮的事實。種族通婚是最能融洽感情的辦法。在中國史上公主下嫁，就發生過很大的力量。中華民族血統的交流，正是變成我們現在中華民族的一個要素。血統純清是不可能，也是不會有的事。所以我在『民族與種族』一章裏說，改良畜種的專家可以指給你這是純種馬，這是純種牛，這是純種豬；但是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決指不出那是純種人！如果有的話，他一定是希特勒的信徒！當然一個民族要尊重自己的血統，要保持他的健康和進步，不可讓他衰落或滅亡。但是自尊與驕妄絕對是兩件事。保存自己與消滅他人也完全是兩件事。領導民族的人，方向千萬不可弄錯。

(二)地理環境 民族必須有生存的地區才能有孳養生息，經營發展的場所。這生存的地區，從民族來說就是他的地理環境；從民族組織了來保衛自己的國家來說，就是他的領土。論語說：『小人懷土』。其實懷土的豈祇小人？人不是可以在航空降落傘上過日子的。誰能沒有土地託足而生存？誰不愛他先人發祥之地，兒時釣弋之鄉！小而言之，這是鄉土之感；大而言之，這是故國之思。何況他要有一番事業，也得要一個舞台。一個民族所居之地，往往是他歷代祖宗披荆斬棘，流了多少血汗開拓出來，留給後人的。『歌於斯，哭於斯，聚國族於斯』，正是民族故鄉的寫照。沒有國家保障而離鄉背井的民族，遭際是很慘痛的。猶太人的流離瑣尾，這次在中南歐四處被人屠殺的苦況，在大家心目中，還是生動的影片。我們不要看見吉普賽(Gypsy)人，到處唱歌跳舞，像是自有樂趣。但淪落在海角天涯的人，到歌餘舞罷，酒冷燈昏的時候，也要灑一把飄零之淚！當今之世，一個民族要得保障，就得要有領土；要國際間的承認和重視，領土自然是重要的條件。領土與民族不可分離的關係如此，但是一個民族所居處之地理環境的好壞，對於這民族的發展及其民族性的形

成，也大有關係。自然環境中山川形勢，雨量，氣候，土壤，礦產等等，無一不足以影響其生活狀況，社會，文化，思想，信仰，以及一切發展的途徑。如在寒帶的大部份俄羅斯境內，每年有六個月以上的寒威，人們受這冷慘氣候的壓迫，蜷居家內，蛻伏凝思，一出門就要與自然搏鬥，當然容易養成勇猛沉鷄的性情。而在熱帶的印度人，生活簡易，四周可供食品的植物與自己可供其作食品的動物都很多；終日汗流浹背，大量精力都蒸發了；閒時摘一片大芭蕉葉子，睡在樹下，仰觀星斗，近聽恆河，感覺生命無常，自然發生印度式的思想。我不承認地理定命論可以解釋一切，但我不能不承認自然環境影響民族與民族性都很大。祇是到現在科學發展，人類努力征服自然的時候，地理環境已經受了相當人爲的變更。天賦的物產，自有限制；而對於自然環境的利用，及其『區域可能』發展也選擇，人定之處，亦復不少。如荷蘭人與水爭陸，英國人做海上皇后種種事實都是各民族在各時代特殊的表現。我們中國就疆域論，則包括寒溫熱三帶的氣候，海岸大陸適當的分配，物產資源盈虛的錯雜，實在是一個最好的『自然疆界』，以後祇看我們如何珍重愛護發展經營。

(三)人口 決定民族生活方式的因素，除地理環境而外，還有兩個重要的：一個是人口，一個是經濟。而人口問題與經濟的關係還較種族爲接近，因爲種族問題所講的是血統，而人口問題所注重的是民族構成分子的數量及其分布。各個民族常常希望他子孫的繁衍。『門衰祚薄』，在中國舊式家庭裏也是大忌。一個民族爲保持生存計，最好能擁有相當的人口，這是合理的要求。但重要的問題在於他所佔的地區和經濟條件是否能擔負得了。設如在不能的狀態之下，而強欲增加，則不但阻礙民族本身的發展，而且得到相反的壞結果。女人的責任就是生兒子，生兒子的目的就是當炮灰，這是德日軍閥的邏輯。現在這場大夢也應該醒了。最可惜的是馬爾塞斯 (Malthus) 的人口論發表了百年以後，二十世紀文明國家的人口，還緒大戰作他學說的證明。人口的密度與民族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，而人口之能否合理發展又與密度有關係。假定四周無發展之餘地而人口又不斷的增加，結果不是內亂就是外戰。兩種方式都足以妨害民族的前途，甚至毀滅民族的生命。至於腦集在都市的人口和分散在鄉村的人口，其性格思想，又有區別。至於人口的質量，難道可以因偏重數量而不問嗎？難道任白

癡，精神病，身體不健全的人，多子多孫，充塞全國嗎？這種的危險，過於負號！現在優生學的研究，日漸發達；關心民族前途而不是聾盲的人，不能不細心體會，積極提倡。我反對希特勒一切的行為，祇有一口氣把幾萬白癡精神病和有惡疾傳給子孫的德國人，替他們打絕種針，或是請他們做太監這件事，我衷心非常贊成。若是早行幾十年，恐怕德國也不會有這次大亂子的冒失鬼了！這次大戰我敢武斷的說，歐美直接損失人口至少六千萬（上次大戰直接死傷共約三千萬人）；而我們中國損失的人口至少也在四千萬。（人口間接的減少，一定比直接的死亡多的多。）所以戰後各國，以及我們的中國，都應當重行檢討人口問題，另定政策，方足免除一部份將來大戰的禍根。我們的人口也要重行分布，力謀健全，才合於民族復興的願望。

（四）經濟 經濟的條件是民族物質生活的重要基礎。經濟雖不能決定一切，但對於一切，常有重大的影響，必定食、衣、住、行相當解決了，才可以有真正的育樂。不然『黃連樹下彈琴』，固能一時『苦中作樂』，但這是不能持久的，也不能期之於人人。地面作物的生產，地下資源的開發，各種物質的加工製造，及其利用分配，都是與大家有切身關係的問題。積極的可以增進大家的幸福，消極的可以維持社會的安定。加強生產是必須的，合理分配也是必要的。『不患寡而患不均』是中國達到國泰民安的哲學。國不泰，民不安，自然民族內部的力量抵消了，發展更無從談起。我們到現在不能老談『寡而均』的哲學，要進一步談『富而均』的哲學，民族才有希望。中國人節衣縮食，吃苦耐勞，自係難能可貴，也是大家傳頌的美德。祇是人的體力也要有儲蓄的；營養衛生最低的條件，務須顧到。斷不能以專過苦日子自豪，而把一切衛生營養的條件放棄；這與民族健康絕對有關。這次大戰可以證明，有牛奶喝，有肉類吃，兩頰通紅的士兵，在戰場發揮出戰鬥力來，比專吃米飯雜糧而無脂肪進口，弄到面無血色的士兵強。這種教訓我們要接受。在我們自誇能吃苦的口號之下，不知道犧牲了多少生命，浪費了多少生力。至於民族生產的方式與技術，以及全民族中選擇某項職業者的比例與成分，也深切影響到民族與民族性的形成。大概工業社會培養出來的人，尤其因為他們集中在都市的關係，多半有配合的觀念，集團生活的習慣，有時還加上一點浮動的情性；而農村社會的生產分子，多半具有自給自足

的思想，性情純樸，能享受大自然的風景，而未免帶點閒散的味兒。兩者相較，各有長短。將來中國不能不積極工業化，但是要全部人口從事工業也是不可能的事。至於農業如何能與工業配合，農業人口與工業人口的如何支配調節，都是與我們民族發展有關係的問題。交通發展，還須計劃周詳，不但聯繫經濟的中心，更須從溝通民族中各部分的思想，文化，感情上着眼。這何曾不關係民族的前途？

(五)政治 我們政治這個名詞是廣義的，不祇是指政府的機構，而且包含各種社會的組織。一個民族內部，有許多事情要處理。處理得是多是壞，却與這民族的成敗興亡有關。一個烜赫一世的民族，往往因政治組織不健全而致一敗塗地。這種歷史的例子太多，何必細舉。民族管理自己的事要有組織；但是組織不祇是政府的機構，還要有社會上各種的制度，去輔助推動他；不過政治的機構常處於神經系的地位，發生領導的作用最大罷了！政治也不祇是幾個在政府裏當局者的事，乃是全民族的事。民主政治最高的原則，就是要人人覺得他是參予政治的一分子，政府是他自己的。要人人參加政府干預政治，本是不可能的事，於是至少要使他們的意見能夠達到，或是使他們覺得自己的意見可達到。這些意見自然有好的，但是也有分明是辦不到的，或是不成熟的。祇是他一經發表出來以後，心也就平下去了。什麼議會是人民的代表，報紙是人民的喉舌；歸根到底，其運用之微妙，就在這點。近代式的民族與民族性之形成，以英國為最早；其中自有各種因素，但英國的國會制度的貢獻，實在不可磨滅。因為英國的國會，不祇是民意機關，並且是政治人材訓練所；許多政治幹部人材，都是在這大鎔爐裏鍛鍊，物色，提選出來的。國會裏的辯論，又是人民的政治教育推廣部。每一個重要政治問題的各方面，他們可以從報紙的記錄裏認識清楚。自然每次的大選和補充選舉，更是露天政治學校了。政治學權威波納德教授 (A. F. Pollard) 說：『無疑義的英國國會是造成英國民族與英國國家的工具。他確與二者都共起共存。是的，在沒有國家以前若干世紀，就有了英格蘭；但是那時候的英格蘭比地理上的名詞差不了多少。那時候還不能算民族，更不是國家；祇有愛德華第一 (Edward I) 才算是英國民族第一個國王，縱然當時英國的情形還可以說團結僅屬局部，統一的意識也尙待完成。』這是值得注意的英國人的自由。舉英國的

例子說明到底罷。英國不但報紙是一種社會制度，甚至足球也是一種社會制度而有助於政治的。阿蘭克爵士 (Sir Richard Acland) 說：『我們這民族對於足球所費的心血，要比在外交政策上所費的多一萬倍。』這自然不免過甚其詞，但是英國人對於足球的興趣和熱忱是普遍的。結果是把玩足球的風度帶到政治裏去。不但帶進政治裏，而且帶到戰爭上去。德國人看戰爭是很莊嚴的，所以老罵英國人以玩足球的精神來打仗。那知道英德成敗之機，就見於此了！

(六)宗教 在歷史上，尤其在初民時代，宗教常爲個人與社會間的聯繫。統治者團結部屬，鞏固政權，常藉宗教的力量；因此民族單位的充實與擴大，也常由此而來。中國古代巫祝卜筮之官，除迷信而外，自有政治的影響，每種宗教在某個時代，都曾幫助過民族的發展，但是也都曾阻礙過民族的進步。他促成過民族的團結，也曾引起過民族的分離。他們曾爲民族祝福，却也曾使民族流血。在歐洲十字軍東征的影響，不必說了。即以東教宗而論，他促進了許多南歐一帶小民族的形成，同時也釀成了許多他們相互間的戰爭與屠殺。若干次巴爾幹戰爭裏，多少總有宗教的成份。若是路德新教喚醒了德意志民族自信的話，那羅馬教皇也障礙了義大利的統一。設如英國不成立英格蘭教會而仍然把宗教部份讓羅馬教皇去統率，則英國民族發展的途徑，至少和現在有點兩樣。最有興味的事就是，促成英格蘭教會建立的近因，是英王亨利第八要和王后離婚而教皇不允；但是現代英王愛德華第六要和一個美國女子結婚，却被鮑德溫總理聯合英格蘭教會大主教加以反對而致被逼退位。這也是造物主一件最大的諷刺罷！即如美國，其教會的力量；有時也足左右政治。一千三百萬天主教徒的票是政黨和總統候選人所顧忌的，一九二八年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斯密士與共和黨的胡佛競爭；以政治能力和聲望論，斯氏似乎高過胡氏，而斯氏終歸失敗。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斯氏乃天主教徒。美國人怕白宮頂上，放一把羅馬教皇的椅子。我們中國在歷史上並沒有了不得的宗教組織，可以影響政治；宗教的殘殺，也遠較西方爲少。我們對於宗教信仰的虔度，是最容忍的。這雖與我所講的『知識的責任』不能盡合；但是在民族的政治上也不無收穫可言。這就是所謂『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』了！

(七)語言文字 人與人間的感情思想，必須藉語言文字才能交流。「相對無言」，終不是件妙事。拏愛情來說罷，雖然西洋有句成語，『真正的愛情不用語言也能說話』；唐人劉禹錫的名句『常恨言語淺，不如人意深』，也是這個意思；但是此係用盡語言，尙不足以表示深意者，方能應用；否則祇是不會說外國話而與外國女子戀愛者的解嘲和自慰罷了！必須聲氣相通，方可心絃交響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集團生活的民族，自需通情達意的語言。語言文字是思想感情的符號。稍縱即逝的思想和感情，非藉語言文字記錄下來不可。記錄完成以後，便不是個人的私產而是大家的公物。所以鞏固民族精神，實有賴於共同的語言文字。語言文字最好的結晶，便是文學。文學不祇暴露個人的心靈，而且表現共同的風俗；不特描寫一己的感情，而且啓示民族的風尚。自然文學的工具，以能應用最接近當地人民生活的工具爲最好。因此國語文學，常爲近代民族形成的萌芽。國語文學蔚爲近代民族運動中的一股春潮，正由於此。試看英國喬叟 (Chaucer) 的作品和莎士比亞的戲劇，德國路德翻譯的聖經和哥德創作的詩歌，以及義大利但丁的神曲，那一件不是他們民族所傳誦的珍品。文學對於民族最大的影響，就在其『暗示性』。人類是愛好模倣的動物，所以文字的『暗示性』作用極大。文學所創製的典型，所提倡的風氣，所啓示的動向，往往足以風靡一時，傳之永久。無怪征服者凡掠取一塊土地，或征服一個民族之後，必盡力變更其語言文字！讀到法國小說家都德 (Daudet) 的最後一課，誰不寒心？

(八)教育文化 文化是人們精神的遺產。民族文化，是某一民族的先民，在某種生活環境之下，所留下來的精神遺產，所以後人格外感覺到親切有味，容易承受。此山此水，一草一花，本地風光，倍堪留戀；何況再加上先民精神之所寄託？因爲生活環境的不同，所以各個民族文化，常有他們的特質；這種特質在同一民族中的人最易領會，最易欣賞。一個民族固須珍惜自己的文化，但對其他民族的文化，斷不能『深閉固拒』，却也不能『舍己從人』。否則『沐猴而冠』，終究成爲姜太公的坐騎『四不像』。我是贊成各民族文化互相接觸摩盪，吸收葦乳，以成理想中新文化的人。由於交通便利，交際頻繁，將來的世界或能產生一種綜合性的文化。但這種綜合性的文化，必須是各民族文化的精華所集合，斷不能離開各民族文化而懸空設想，向壁虛造。

否則如俗語所謂『四大金剛，懸空八隻脚』的東西，有何意義？我最愛文化一詞的化字，因為不特有『大而化之』，並且有『潛移默化』的含意。一個人生長在一個民族之中，若是這民族是有文化的話，他一定受着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別具風格。設如你遇到一羣不同的外國人士，若祇從他能否使刀叉，能否用洗澡房中的衛生設備來觀察，是分辨不出來的；如果你有能力作深刻一點的觀察，則就其思想行為，音容笑貌裏，便可以分別這是英國人的典型，那是德國人的典型，其他又是法國人的典型。這便是各個民族文化的暗示。教育的責任就是把先民遺留的文化優點，交給繼起的一代。他不僅要傳授生產的技能，而且要傳授精神的遺產。祇是他不可把過去的一切，無選擇的一齊壓在繼起者的背上，使他動彈不得了。務須使他取其精華，棄其糟粕。『陳陳相因』，是要不得的；『推陳出新』，才是正途。品格的訓練，習尚的形成，風氣的培養，都是教育為民族造就繼起者應負的責任。

（九）歷史 每個人背後有段歷史，每個民族背後也有段歷史，這是想揮也揮不掉的。罵一個人忘了歷史，無異罵他賣了祖宗。這是誰也受不了的話。一個民族的形成，由來已久，斷非一朝一夕之故，這話我已經說過。沒有祖先的艱難奮鬥，慘澹經營，任何民族那能孳乳長成，留到今日？人是富於記憶力的，所以能不忘過去的事蹟；人是富於感情的，所以對於祖先的恩德，常存感報之心；人是長於回想的，所以過去的光榮固然引為光榮，過去的痛苦也深感痛苦，有時還覺得痛苦的經歷有回甘的餘味呢！民族的團結，正建築在這種歷史的心理上。而先民中的聖哲英雄，常為民族的典型人物。其光明博大的思想，可歌可泣的事實，常潑洩於民族裏每一個人腦海之中，由有意識或下意識的模倣而形成共同的風格。凡是近代的國民，孰不珍重自己民族的歷史。學校的教材不必說，其餘若歐美各大城市的博物院中，對於史蹟的陳列，無一不是要遊覽者『發思古之幽情』。美國是歷史最短的新國，美國人心理上感覺到這點。因此美國幾乎每一個小城市或區域，都有研究全國性及當地性歷史的組織。其題目之細，細於牛毛。他們無法從長的方面拉，祇有從細的方面鑽。雖是一種苦悶，却也是一種深心。祇有我們歷史過長的民族，反而把歷史看得好像『司空見慣渾閒事』一樣。過於誇耀以

往的歷史，以致養成民族的誇大狂是不好的；祇管戀過去歷史的成績而不奮發將來歷史的創造也是要不得的。若是過於忽視歷史，那真是忘本了！歷史對於民族的重要，法國重要思想家瑞廊（Ernest Renan）於公元一八八二年發表過一篇著名的演講，叫什麼是民族（“Qu'est-ce qu'une nation”），其中一段雖對於歷史不免偏重，却是爽朗的意見：

『民族不是種族，不是宗教，不是語言，不是國家，不是文明或經濟利益。民族觀念建築在英雄的歷史，偉大的人物，和真正的光榮上面。由共同的經驗達到一個社會意志的形成。而共同的悲愁，比共同的勝利還更能把民族團結一致。所以一個民族是一個偉大的集團，在過去的犧牲和將來更願繼續犧牲的志願上建立起來的。』

民族的形成，就是綜合以上九個重要因素，由其互相摩盪，互相滲透，互相鎔鑄的結果，有時各種因素不免互相衝突以致抵消，但是綜合的力量，往往比抵消的力量大。自然時間是治療傷口最好的醫生，也是孕育生活最慈的產母。

民族與民族性的萌芽，可能同時發生，但在初期民族性更是散漫的，模糊的，潛伏的。必須民族的軀幹成立，這民族性的靈魂才有所附麗。到現在是必須具有民族性的民族才能存在。

民族性的形成，自有幾個階段，雖然其間不能嚴格的劃分。

最先的一個階段是『民族的情感』。大家既『聚族而居』，朝夕接觸，自有相互的同情；而因其生活環境及其所生產的風俗習慣相同，也就格外易於相互了解。何況語言相通，有時信仰也是一致。所以一切悲歡離合的情緒，彼此間可以『如響斯應』。一有刺激，便引起類似的反應，而發生同樣的衝動。模倣性的作用，常產生一道同風的效果。由愛羣而戀羣，是人們共有的經驗。在羣裏有時能『自我發揮』（Self-assertion），有時候更能『自我屈伏』（Self-subordination）。這就是民族情感支配的大力。又如我們在遭受敵人轟炸的時候，縱然炸彈沒有落在自己的頭上，但是一聽到炸彈的響聲，不禁心中慨嘆道：『不知我們的同胞又被炸死多